



淳熙本文選

利  
22  
1

~ 16  
337  
13



337  
81708

二六二

同治

外海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部太常寺卿昭明太子撰

令

任彦昇官德皇后令一首

文選

何季友為宋公修表表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正...

門 16  
號 337  
13

卷

文選

卷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觀陽胡氏

廣

所錄文  
有拘邪

彭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利  
29  
13

梁昭明太子撰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琊臨沂人也父暉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爵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胄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

典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曰貴史記

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侔於造物則謝德而不敢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

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

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可寄也老子曰吾彊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不改參辰而九星

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

在昔

周書曰余不知九星之光

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晦明隱鱗戢翼

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

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緩慰

博通群籍

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謝承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楊子

法言曰一卷之市必立之不勝一價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異劍氣凌

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

人之下伸萬夫之

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

七略齊田駢

上唯聖人能焉

好談論故齊

擅彫龍而成輒削藁

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赫言鄒

行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

爰在弱冠

首應弓旌

禮記二十日弱冠漢書制曰衰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

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何之元梁

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

庭公卿聞名聲籍甚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

則延譽自高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閤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

使張老延君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蕭子顯齊書曰鬱

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建武毛詩曰周雖舊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一馬之疇爾庸後嗣是膺

田介山之志愈厲

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纒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

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士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

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存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志以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

論功異常獨屏樹下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

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推轂樊鄧胡

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塵罕嘗夕起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晚而推轂曰閭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鄒陽

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

之盛揚塵上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

覆飛鳥

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衣冠泯絕禮樂

僮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

崩喪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既而

鞠旅誓眾言謀王室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

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眾士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般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

斧三軍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

軍反走尚書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

曰震澤底定

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

甲如鱗下賀于武王致天之届拱揖群后

若上下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

太伯三以天下讓無德而稱焉

四塞尚書中侯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

飛星入昴論語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

五老游河

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

王辰

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  
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昂注曰入昂宿則復為  
星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  
格乎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  
皇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康公命我先君太公  
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  
有恧焉輶軒萃止帝寶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  
未殊朕甚恧焉楊雄荅劉歆書曰常聞  
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鷁萃止  
今遣某位某甲  
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  
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斷曰  
諸侯言曰教

###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

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 傳季友

沈約宋書曰傳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

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

况豹雖陋故大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

遂士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

吾其被髮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周易曰君子黃

左衽矣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

體又曰顏氏之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從虎聖人作而萬

子其殆庶幾乎

子其殆庶幾乎

子其殆庶幾乎

子其殆庶幾乎

子其殆庶幾乎

物觀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劉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迹也伊伊望呂望也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若乃交神圯上道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契商洛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顯默之際宵然難究淵流浩瀼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曰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吳都賦曰瀕溶沆漾莫測

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漢書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傳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撫事懷人永歎寔深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女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可改楛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抒懷



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潔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

記注曰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崇尊也

先祖者類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貴始德之本也

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

晉曰太上基德十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

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郝正釋本支之識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

祚實隆鄙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揚脩遺芳餘烈奮乎

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

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丘封豎然墳塋莫前

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

慨然毛詩曰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

伐召伯所茨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追

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況瓜瓞所興開元自

本者乎毛詩曰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

施行郭璞方言注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

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

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

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

者蓋請者必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

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

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簾曰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鍾教寡人以事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二都威教克平餘烈已見上

文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夤敬也尚書曰茲率

德惟懷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

聽尚書曰予小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

子夙夜祗懼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禮記曰動則

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熹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荀語曰越王勾踐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夫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也周易曰觀國之

又問昔周宣惰于畝之禮虢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于畝虢文公

**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大事在農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

**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

**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

**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

**將使杏花苜蓿耕獲不愆**汜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輒

**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

**七日苜蓿始生苜蓿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蒲水清眀冷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

草也所以正其行通其風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

也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

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兼貧擅

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

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是草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畝下田夫三百

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

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焉鹵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

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興廢之術矢

穿溼水注涓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敬法卹刑虞書

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

為天下導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肺石少不

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

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

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

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

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朕

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興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

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

秋荼網密於凝脂左

文三十一

氏傳豐舒問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可愛永  
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永

念畫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

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葉

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

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

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

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罪五百宮罪五百荆罪五百殺罪五百訪游禽於

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

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闕于謂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

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

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歌鷄鳴於闕下稱

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仁漢牘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

痛父言死者不復生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煒煒小女

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

憤不如此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鷄鳴晨風之詩然鷄

鳴齊詩異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

憂也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

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食二曰泉流表其不匱買遷通其有亡漢書曰泉布

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既龜貝積寢緡緡專用漢書

尚書帝曰買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緡緡專用漢書

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

帝初竿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

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

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也

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

飢字書曰惟瘼卹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

存仍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命卬斜之

其害也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

無極上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

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栢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

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但赤側深巧學

李奇曰圓即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

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鑄言今欲爲錢若赤側則奸巧學

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

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女奴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

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貲幣權輕

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權

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

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

曰權其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開塞之節

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路詩緯曰君子息心研慮推變見事武革命湯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永

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

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璣不正文象

不稽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

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

已迭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分命顯於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岵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

未詳及岵夷廢職昧谷虧方夷司歷之官廢也漢秉素

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道高祖

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

之魏志曰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

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相

乖戾朕獲纂洪基思引至道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

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尚書序曰恢引至道

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於子大

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后氏尚黑

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勢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

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尚書旋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

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

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

御八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答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

五行之時眾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

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

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屋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

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

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郵貧緩賦省繇慎獄應劭曰

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

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

稔不與兩穗之謠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稔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

以致粳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褐無衣何以卒歲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

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道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

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義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

不同心以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

叶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含章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三公在天法三公象九卿法北

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

引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引對曰

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然後泐才受職揆務分

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

司揆度也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左氏傳郟子謂昭子曰少

謂昭子曰少

謂昭子曰少



卑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  
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  
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  
鄭玄孝經注曰武差也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  
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  
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  
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疑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  
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  
百八十五人今云歷茲以降游惰寔繁孔叢子趙王曰  
兼倍略言之耳歷茲以降游惰寔繁  
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徒若閑冗畢弃  
士鄭玄曰惰將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若閑冗畢弃  
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  
王不作諸侯放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  
恣處士橫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

客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  
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

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

于石乎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瘳惡樹之風聲一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

子葬之桐鄉人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

為邑起冢立祠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

皆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故能

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文三十六

出人於阡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公阡危已見謝朓八

上疏曰陛下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有

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

罪也項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

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

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誅曰妙簡邦良爾雅

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

印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

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

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化迹爾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范曄後漢書曰

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

東西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漢書

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

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

前也豈薪樵之道未引為網羅之日尚簡毛詩曰芄芄

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用

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

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

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

書傳曰悉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

簡略也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史

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豈非療飢不期於

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

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

之可飲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

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

彭豸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脩

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

生况文弃本殉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

故生不遂李奇曰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

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非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遇刑

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

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豈欲非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考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士女於

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考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

射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

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民者國之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

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

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

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

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

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

德脩禮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

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

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

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

豈惟弊邑周禮曰二日教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

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夫危葉畏風驚馬禽易落

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

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雁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于戈聊用辭辯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

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斯路何階人誰

或可爾雅曰階因也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誦汝

事論說諸侯譚人掌誦王志導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

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因藉時來乘此歷

運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當宸永念猶懷慙德禮記

子當宸而立尚書曰成湯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固

漢書贊曰漢承百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

王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樂軌儀皆見廢

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斲雕刃方經綸草昧

之利與剝削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

造成也草草創而不寧鄭玄曰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

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而百度草

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禘謀若終畝不

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

也財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

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舊儀曰

藁以給經用也尚愀然疚懷如憐赤子禮記曰哀公敢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惟民其康乂今欲使朕無滿堂

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

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漸登九年之

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

市謂占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賓王

已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

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  
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  
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先賢傳曰孫敬

入學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  
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九流有

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  
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

有輯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

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雖一日萬機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聽覽之暇

三餘靡失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

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上之化下草  
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

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蔡邕姜肱碑曰至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

德動俗邑中化之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

莫有衣紫三日莫衣紫其明日國中長纓鄙好且變鄒俗

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  
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

先自斷其纓而出國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  
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

也路然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

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  
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

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  
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

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似士而非士者也輜駟紫轂填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而惰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

**游廢業十室而九**情遊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鳴鳥**

**農聞子衿不作**言古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凰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攸罔勗弗及苟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農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引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勸也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

**此聖人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將齊季多諱**

**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林賦曰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引**漢書曰王而不反矣

**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

**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於士民之上也****何嘗以**

**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

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方詔不得

以赦睚眦有違論輸左校

漢書曰原涉好殺眦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

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

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

睡頃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

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譖也父迺不復言元帝

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

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膺表欲罪元羣行賂宦而使直

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

臣杜口忠謹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

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謹善言也

將恐引長之道別有未

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為晉陽

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

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

問其故無

隱乃情

### 文選卷第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大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

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

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

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引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

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晁晁思引祖業

疇咨熙載群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疇咨熙載

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

之應聲也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承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具弗遑暇食

維嶽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犖力角反

初涉藝文升堂覩奧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

道也引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羊引羊雒陽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

後漢書曰張儉清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

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

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鷲鳥累百不如一

鷲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鷲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飛辯騁辭溢氣

空涌空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昔

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滅賊終軍欲以長

纓牽致勁越

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

日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

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

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如得龍躍天衢

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揚聲

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足以昭

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

四門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

天廣樂九奏万舞不類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漢官

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

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

陽阿之舞子曰足蹠飛兔騶鳥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裹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

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

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孔明字孔明琅琊人

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

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

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

後主即位  
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今天

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

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

羊傳注曰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否不也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反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

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

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

興元年為中郎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

恨於相靈也相靈後漢二帝用閻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

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又孔子曰在邦必

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荆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歧孟子章指曰于猶有感激也後值傾

五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

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

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

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堯堉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

庭冷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雅

曰獎勸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與者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與

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矣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足善道

察納雅濠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

善為咨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

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

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

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

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

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昔二虢不

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

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

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今

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

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而位竊東藩爵在

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

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

也鄭玄禮記注曰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

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

毛詩彼己之譏子不稱其服

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

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紱蒼頡篇曰紱綬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尚書大傳曰周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

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

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

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

統無山

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

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

也李軌曰

故啓滅有扈

而夏功昭

尚書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

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

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

今陛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假周之令德以

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簡良授

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

然而高鳥未

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

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頂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古含切

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

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

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

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



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  
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  
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與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  
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  
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此二臣豈  
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漢書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歧孟子章指文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

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武皇帝武  
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天即世雖賢不  
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  
宿留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由摠覽也必乘危躡險  
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騅鄭云馬黑色曰騅突刃觸鋒為士卒  
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誠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必效須

史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

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

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小刃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輟食棄

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

也謂却扱衽也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

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簪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

書墩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

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

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

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晉攻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

孫也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夫臨博而企  
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  
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拊拊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  
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

編女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進日衍女不貞衍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曠名成者虧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呂氏春秋曰父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揚喬曰猶塵附泰情猶不敢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引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是以

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

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

欽明之德尚書曰放勳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

明

族群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

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

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謝承後漢書曰相嚴鄙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

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

隔闕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忘

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

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然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

垂詔孟子曰沛然下雨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

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

所拔授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

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

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

青紱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勳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橐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

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故

注曰輶下諭在輦輶之下京兆之中承荅聖問拾遺左

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中

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下思伐

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終懷蓼莪罔

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每四節之會塊然

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

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

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繁歎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

不知泣涕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

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

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

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

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

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

誠也

文三七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

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

今之否隔

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

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 竊不

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

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

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

尚書曰堯舜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

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 是臣

悽悽之誠竊所獨守

尚書傳曰悽悽謹慎也

寔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者

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

天聰而垂神聽也

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

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

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

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

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

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臣聞古人之言

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

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

帝為引訓太后景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

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臣有何

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願復守先人弊

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

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

威不違顏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已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

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

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

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

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

奸尚以漁釣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

呂尚西伯

愧所失豈不大哉

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為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為非已

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為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

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

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

三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

朝

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為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魯芝

絜身寡欲和而不同

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

政引簡在公正色

王隱晉書曰李脩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

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周禮曰大司徒領職

雖歷內外之寵

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公家服事新序閭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領而後用耳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

之望少益日月

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

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

使臣得速還屯

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荊州諸軍事

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

志不可以奪

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

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

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

文三二

十八

臣臣列列

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温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

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

妻守義父母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

我撫我畜我長我育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

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

語曰三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晚有兒息祚書曰祚福也外無暮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

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

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

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

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

隕首所能上報齊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

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

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

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

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

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

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

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

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

薄西山氣息奄奄楊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墮方恐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

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

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

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

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

險以僥倖僥與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墮首已見上文

微同古堯切穎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穎必嫁是疾病曰必為殉穎嫁之日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穎見老人結草

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

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青

翟曰臣不勝

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月九日魏

郡太守遣蕪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

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

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

丘園束帛芟芟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惠

濟無遠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群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處

賈逵曰萃亦處也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臧榮

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微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

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齒貴游

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

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曰邈凌邈也施重山

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遭國顛

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周易曰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枉陷誣臣與衆

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洽趙王倫篡位罔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囹圄當為誅始幽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

免陰蒙避迴岐一作嶠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思所以獲

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

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而一朝翻然

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矣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

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

爾此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

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鉗口結舌不

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

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孝經

刑之屬三千而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

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

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

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復得扶老攜幼生出

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楊子法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

解朝曰紆青拖紫拖徒我切中黃子曰色有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

五章人有五情不悟日月之明遂

地蓋厚不敢不躅史記曰魏公子自

責似若無所容躅音局躅精亦切

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

上疏曰被雲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則塵洗天

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

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

固漢書張陳述曰攜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

手逐秦撫翼俱起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安國事梁

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

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

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方臣所荷未足為泰

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矣之

施謂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

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

問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

上薦禰衡表輦轂已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

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語

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

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元日 永嘉之際氛厲彌昏 帝年號 宸極失御登遐醜裔

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

逾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

登國家之危有若綴旒也何休曰旒若贅旒然贅猶綴

為下所執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持東西爾 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

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誕授欽明服膺聰哲 欽明已見

親表禮曰 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

服膺拳拳 王質幼彰金聲夙振 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

王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 豕宰攝其綱百

辟輔其治 尚書曰豕宰掌邦治統百官包成論語注 四

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

曰僕我后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左傳鄭伯曰天

後來其蘇 未忘難寇害尋興 左傳富辰曰人未 逆胡劉曜縱逸西

都 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 敢肆犬羊凌虐天邑 漢名

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 臣等奉表使

羊為群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臣等奉表使

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

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冠于城下天子蒙塵

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

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 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

曰黃他求沒將投骸虜庭 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 小雅曰厄運

韋昭曰神器天子 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 左傳芋尹無

食土之毛 誰非君臣三略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

曰含氣之類 咸願得志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

食土之毛 誰非君臣三略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

曰含氣之類 咸願得志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

食土之毛 誰非君臣三略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

曰含氣之類 咸願得志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

食土之毛 誰非君臣三略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

曰含氣之類 咸願得志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

子貢曰子產死吾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况臣等荷寵三世

位則鼎司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

謝承後漢書序曰王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寶武上

命精爽隕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

見龍失其魂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

思泣血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

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物不可終通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

故受之以否未改書曰天之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

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

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躬憂啓聖

見下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

子糾相公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自莒先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

之禍而相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社稷靡安必

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

將有以扶其危定鹽鐵論曰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

史記曰秦更伏惟陛下女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女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陛下謂元帝也書曰女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

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

是生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

兩儀

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

也廣雅曰命名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夫符瑞之

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中興之兆圖讖

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

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天下

囂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雖有夏之遘夷羿

宗姐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

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

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

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

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

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隨

毛詩曰奄有龜蒙

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

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

是謂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

大順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百揆時叙于上四門書

曰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穆穆于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

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

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之宣王之興

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况茂勲格

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况茂勲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之至通于神蒼生顛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

明光于四海仁惠被于蒼

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且宣皇之治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謳歌者無不文公人從而與之獻无異親民无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盖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斯列者盖以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万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万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節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

為事書曰允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

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蕘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

者楊之秀稊與蕘通左傳

生而肉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帝曰夔命

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

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澁辰則萬機以亂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

杜預曰澁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

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

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狡寇窺窬伺國

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无觀觀杜預曰下不

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觀欲也毛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

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陛

下雖欲浚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

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

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

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  
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  
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  
策命孫權曰前代之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  
懿事後王之元龜深謀遠慮出自曾懷過秦論曰  
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深謀遠慮  
賦曰散皇明以燭幽  
行軍用兵之道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  
及曩時之士也  
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  
傳晉  
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  
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  
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

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  
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  
勒為幽州刺史臣殫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  
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  
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  
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  
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殫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八

表下

廣城

文選卷第三十八  
表下  
廣城  
彭州  
善注上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城

彭州

表下

文林郎守李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

善注上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栢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揚州薦士表

為褚綦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

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

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春秋征伐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

春秋征伐

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傅子

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

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與國後誠仁聖所哀悼而不桀紂無道而失國

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將以位

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

顛禮之若舊

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



襄公曰高位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殘戮之尸乃以公葬魯公乃以魯公禮葬

羽於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

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

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岷嶺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與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雖

三五引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

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

漢記楊喬曰臣伏念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

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鷓鴣鷓鴣既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

土綢繆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

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号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眾犯

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

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

子壘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

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

角缺甄音真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栢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

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

號追謚策曰長沙栢王西赴許都將迎幼

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日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

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日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

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

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

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

於薪采為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

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

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

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

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

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何法盛晉書潁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

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

亂中州為洛陽庾氏潁川人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

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

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眷同國

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曰滄

懷舊賦

文三十八

四

長宗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何法盛頻繁省闈出總六軍晉書曰

王敦表亮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

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

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

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

相踐祚而治詩曰周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

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而國恩

不巳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

也兄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然世之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有人皆有私則謂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

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

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事有不允罪

郵都側目而視也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

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

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

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

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

贅音呂外搃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欸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

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引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

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眾不可戶說方孰云察予之中情

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

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

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已

知弊世之未足留滯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

所厝恨乎天際也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

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

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

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

相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相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

易曰不事王道喪時昏

則忠貞之義彰

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

俱無猜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

之志禪為天子由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

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

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

俗訓民靜一流競

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

伏惟大晉應符

御世

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

運無常通時有屯蹇

神州丘墟三方圯裂

神州見吳都賦注

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

無聞於空谷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鄭方曰兔置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

也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愍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

陛下聖德

嗣興方恢天緒

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

臣昔奉役有

事西土鯨鯢既懸恩宣大化

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

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

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

音蜀於亡齊之境

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髡尤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專名遂經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

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

于時皇極違道消之會群黎蹈

顛沛之艱

道消顛沛已見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

喬之望

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凶命屢招姦威仍

遷喬已見劉琨答盧諶詩

逼

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 身寄虎吻危同朝

露

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 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

辱

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縈如玉論語 杜門絕迹

不面偽庭進免龔勝

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

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

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

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

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說音悅 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

之默遼海

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

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樽也

山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登望詩博物志

文選曰

文選曰

文選曰

文選曰

士以為美談蜀西土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

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瑗書諫文帝曰盤遊滋侈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

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

者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魏文帝

薄於當年風類於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相方儲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

極魚鰲失勢顛倒偃側也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何者

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

言於臣寔所敢喻昔相之世誠復驅迫者眾至於愚

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

致命見利思義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首

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宴安昏

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

之節亦從於眾也晉中興書曰詔加相方為楚王名義

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

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引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

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

三驅已見東都賦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

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繫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志進退

惟力是視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

有何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今宸極

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憲章既

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

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類厚有忸怩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

讓中書今表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

置守備

###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

居河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

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流湓疾道阻且長詩曰溯洄從之

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表術方命圯族津塗四

塞且長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

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

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曰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塵里蕭條鷄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鷄鳴狗吠

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月十



五日奉謁五陵

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

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榮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

南河內二郡太守

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

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

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

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

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

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

遠民德歸厚矣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

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休明沒而彌著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

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

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

以腹心

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

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

朝右尹司京畿

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及登庸

百揆翼新大猷

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頃戎車遠役

居中作捍

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

好鄭方曰居軍中為容好也 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

器也 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 方宣讚盛化緝隆聖

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 蜀志曰偉度

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 榮哀既備寵靈已泰 論語子

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

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 弭 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

外虞既殷內難亦荐 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閫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

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 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周易曰屯

剛柔始交 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 臣以

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 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惟謹言嘉謀溢

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

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

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 事隔於皇朝

已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素莫見其際 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 國

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舅 出征入輔幸不辱命

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 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 左氏傳重耳曰微

爾雅曰左右助也寧 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易曰九三勞

濟已見曹植責躬詩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

吉王弼曰履 而茅土弗及 三輔決錄曰茂陵 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

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

所及永秩於善人

論語曰周有大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

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是以獻

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齊書

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

母上儉表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

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

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

愛降家人之慈

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

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世祖

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

奉話言

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雖自見之明庸近

所蔽

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

愚夫一至偶識量已

劉劭人物志曰一實不忍自固

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

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遂

荷顧託道揚末命

又曰后憑玉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

几導揚末命

嗣君謂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  
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  
召我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

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居  
為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

封博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  
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  
天臣寧負王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

不負社稷王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  
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還鬱林猖蹶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郤超假  
滅左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庭誰敢執其咎將何以肅拜  
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泣血待

曰左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徼榮於  
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

家恥宴安於國危以徼時榮乎宴安已見上解尚書表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相  
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

則刑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  
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

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臣知不  
復為虛飾之煩詩曰予曰有禦侮臣知不

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  
王曰國權輕於鴻

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  
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

我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  
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

六十七十四

六十七十四

六十七十四

六十七十四

歸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曰七略

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也

**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

故特任使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

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

**光宅近甸奄有全邦**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殞越

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

**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亦願曲留降鑿即

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

並見上表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

欲為臣盡臣道又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哉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引議酌已親物者矣

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

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

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

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囊子珍詩曰輶車運在輪飛骨湏六翮進謝中庸退

慙狂狷禮記仲丘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嘗鑽

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亥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

如一金滿籬不如一金滿籬不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

冬文史足用負書燕魏空彈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

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躡屩齊楚徒失貧

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屩齊楚徒失貧

賤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

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

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

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

載不過持斧作牧以意苴與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

囊衣爾持斧作牧以意苴與謗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

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苴苴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

疑之間誠先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

賢所慎也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秦赭衣半道群盜

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

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

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盛晉

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孫

陽秋曰劉引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

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

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

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

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閉門已見恨賦毛兼以東臯數

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關外一區悵

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

望鍾阜

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帳望許慎曰鍾山

北陸無

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

曰揚雄

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祿微賜金而權同娛老

時有好事者

載酒肴從遊學

賜金娛老

謂疎廣也折芰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

已見張景

陽詠史詩也折芰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

都釣魚大

澤折芰而坐以蒲薦肉瓠瓢陛下應期萬世

盈酒琴書

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

接統千祀

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

三千景附

八百不謀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

將渡河中

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以祭不謀臣

同辭不期

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

釁等離心

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泥首在顏

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

詩陸機

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創也昧爽也

謂之盜况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謳謠示民同志獄訟謳謠已見劉表

越石勸進

表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莊子曰語大而立

與器不可以

假人顧己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閉

白水列宅

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

南陽人故

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忘捨講

里蕭曹等

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也忘捨講

之尤存諸

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

車駕幸祐

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

安南陽大

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

買驢令從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

者傲以給

諸公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

取青紫如

俛拾地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

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

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

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可觀

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

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記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

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與長道業不

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

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

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其

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

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

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在魏則毛玠公方居

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晉則山濤識量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

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量公正

選曹郎遷尚書

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居然有萬

里勢

亂鴻都不網西園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

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

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

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之歎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

常侍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時侍中

曰貂不足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

狗尾續

淮南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常侍

冠武弁大冠加金鐙附蟬

豈宜妄加寵私以

豈宜妄加寵私以



文為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

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富吾

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

後封雍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奴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

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以親封

禹為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

介免曹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

初從征伐兵有不和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繫弓戟上

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或策定禁中

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定禁中

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

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或盛德如卓

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茂或師道如栢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

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栢榮字春卿沛

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

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

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五侯外戚且

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而

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引自海既

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帝疇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相者

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

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農而仕

朔戒子書曰飽食乃祖方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

安步以仕易農

少理為吏部郎徙吏部  
尚書徐兗二州刺史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噴散檣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所富者

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薄宦東朝謝

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

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璠梁典曰齊

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雖千

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

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

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史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知上為德為下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矜臣所乞

特迴寵命則彛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諸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

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

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

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統古纁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爰蓋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

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

曰和其光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白駒已見相元子薦譙而和其塵

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

司馬遷書曰僕之先

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物色關下委裘河上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

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

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非取製於也嘗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詰之

一狐諒求味於蕪采

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蕪采

為味

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鸞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

策秀寢議廟堂借聽輿阜

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腦塗

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阜已見射

賦維臣位任隆重義蕪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

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勢門上品猶當格

以清談

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

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

英俊沈

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

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

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

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道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

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

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

孝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

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

人昔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

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後進時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居無塵雜家

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

遠方至辭賦清新屬言多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

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多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毛

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乎勢利不係

乎不肖與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遠送孔令詩庠序公

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曹植求通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潁陽人也魏

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為李公矣

**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

**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人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

**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

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

貧為官傭寫書投筆嘆曰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讀亦徧

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往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柳簡以為經

**甘泉遺儀**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

**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引為尚書令引前

**畫地成圖抵掌**後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艇

**鼠有必對之辯**廷

**竹書無落簡之謬**擊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

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鷟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

**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謹言訪對為世純庶皆服其博識

**陳坐鎮雅俗引益已多僧孺訪對不**

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

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

秘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誠言以人廢而才實

世資

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可以人廢言解嘲曰

時宜器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

蕭子顯齊書曰褚秦字茂緒為

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資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藁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資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動蔭光錫土宇臣資世載承家允

膺長德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資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秦國語曰祭公謀父

曰奔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以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

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引義有歸

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

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

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

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綝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

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

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

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

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未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壙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于一舉邈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

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

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才願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

屬殤公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

陛

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

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

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瘴惡樹風聲應璩與王將

愚猶知徽烈軍書曰雀鼠雖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兆惟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而藏諸

名山則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府

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

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

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鄴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

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

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

故精廬妄啓必窮鑄勒之盛觀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

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顏回也

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

也周陶也

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

公其人周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

琴書藝業述作之

道非兼

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

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



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鷓鴣東徙松檟成行

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喻焉吳均齊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鷓鴣以喻焉

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

毛詩序曰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與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

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

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

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將軍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

史斯謂之人蓄油素家懷鈿筆油素已見吳都賦葛龔與梁相牋曰曹褒寢懷

鈿筆行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植贈五官中郎將

詩曰望慕結不解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

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

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

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

嘆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叅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為成

規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

沈約及孔稚珪為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樵蘇罔識其禁駐驛長陵輶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里閭孤  
蕭曹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建武中禁網尚

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引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

寬諸王既長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慮

先犬馬厚恩不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弊惟毀蓋未蓐螻蟻

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

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

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先用填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死皆珠襦玉匣匣形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

如鎧甲連以金縷皆縷爲蛟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

龍玉匣陛下引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杜預山

北陵北陵送葬

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

岸爲谷深谷爲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

沈岷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

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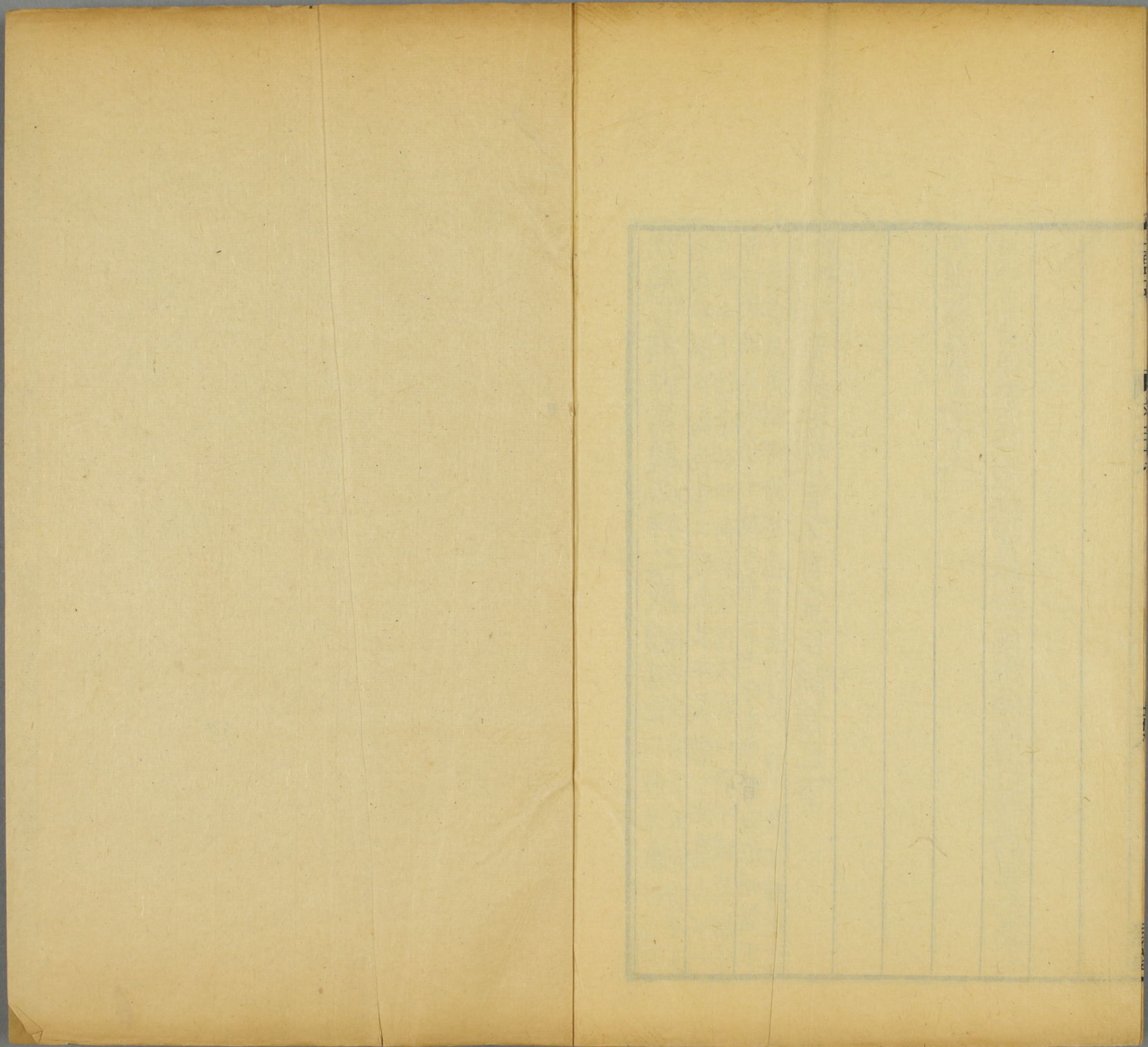
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

其遺愛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

文選卷第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十三

